

里普卡的两次恋爱

——斯洛伐克短篇小说选



75144J
5709

1514.45
359

里普卡的两次恋爱

——斯洛伐克短篇小说选

徐 哲 译

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RA7585/07



10006513

里普卡的两次恋爱

LiPuka de liangci lianai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23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¹/₃₂ 印张12¹/₁₆ 插页2

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990

ISBN 7-5016-0103-8/I·103 定价4.35元

出版者的话

捷克和斯洛伐克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共和国。解放以来，我国已先后译介出版了近六十种捷克文学作品，由于语言障碍，却没有一本斯洛伐克文学专集。斯洛伐克文学有它自己的特色，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，为了弥补我们在译介出版方面的空白，特选编这本斯洛伐克文学短篇小说选。集中各篇均为斯洛伐克现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力作。内容健康、有趣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斯洛伐克各阶层各类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风貌。

目 次

里普卡的两次恋爱·····	安·普拉夫卡(1)
黑鬼彼得·····	薇拉·什文科娃(20)
皮亚姑娘的奇袭·····	彼得·亚鲁什(38)
不可替代的女人·····	鲁多·莫里茨(64)
父亲·····	伊万·哈拜(74)
湖·····	耶拉·姆尔乔霍娃(96)
汽车修理部·····	彼得·安德鲁什卡(113)
总经理为何对我不欣赏·····	杨·贝尼奥(136)
感到委屈的人·····	弗·米纳奇(147)
赫隆的秘密·····	米洛·乌尔班(178)
鲁扎尔卡·····	希·温岑特(187)
小伙计的心思·····	拉·巴列克(238)
亡灵不歌·····	鲁·亚希克(244)
拉菲柯娃夫人·····	杨科·耶森斯基(259)
镜子的生活·····	柳·费尔德克(289)
养路工卡尔曼·····	季姆拉娃(292)
罗可科的黄金时代·····	耶盖(302)
节日的愁思·····	马丁·库库钦(312)

苦斗.....	约·格·塔约夫斯基(331)
革命年代的小米沙.....	彼得·伊莱姆尼茨基(344)
廉价小说的后患.....	拉·格伦德尔(364)
作家简介(按出生年份先后顺序排列)	(378)

里普卡的两次恋爱

安·普拉夫卡

尽管已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，可马丁还是一眼认出了她。是的，一晃快二十三载了。那时他在贝斯特里采念完高中，她按照惯例为他绣了一条绿色饰带，好让他系在身上参加毕业典礼。这样，就不会有人讥笑他没有女朋友，好比那个跛脚小胖墩马尼亚克，饰带得靠母亲绣，因此姑娘家都瞧不起他。马丁如今还记得，那条绿色饰带还一直夹在旧照相簿里。有一回找寻东西，饰带不知怎的从里面掉了出来。高中毕业那阵子，时值盛夏，马丁常去赫隆河游泳，在那儿见过几次尤尔卡，自从九月底他去布拉格学法律，自她在罗日尼亚瓦参加工作之后，他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彼此虽然通过几封信，但是当他后来连续两次没有得到回信时，也就不再给她写信了。生活的安排使他们天各一方。他结了婚，但是不大称心，妻子不生孩子，夫妻生活也不怎么和谐，感情近乎破裂。他早就听说尤尔卡嫁给了一位职业军官，但是对她的近况和住址一无所知。

马丁坐在布拉格塘鹅餐厅，服务员对他视而不见，尽管他知道这家餐厅素以服务周到闻名于市，他对服务员对

他的态度并未介意。原来他正几乎目不转睛地在盯着尤尔卡哩！尤尔卡正在桌旁宽衣，把脱下的外套搭在椅背上。她站在桌旁亭亭玉立，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身材依然很匀称。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罩衫，领子有饰边，坐在那里显得雍容华贵。马丁再也抵挡不住她的魅力的引诱，何况她又是孤身一人坐在桌旁！心想，在这里和她邂逅相遇，她不至于生气吧？尤其现在，正当五月下旬，天气晴朗，空气爽人，繁华的街面从敞开的大窗送进一股惬意的暖流，大都市的刺激性的热闹景象简直叫人呆不住。马丁嚙地从桌旁站起，走向坐在餐厅角落的尤尔卡。

等他走到桌旁停住，她才抬起头来，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谁。

“尤尔卡，”他亲切地低声叫着她的名字，“感谢上帝，分别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。”

尤尔卡一见是他，立即喜露于色。

“马丁，”她仍象许多年前那样细声细气地回答说，“你好，请坐。”

“你猜，我刚一见到你时想起了什么？”他问，“你大概猜不着。我想起了你送给我的绿色饰带，上面绣了M和L两个字母，这是我的名字缩写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亲爱的冬瓜，我怎么会忘掉呢？你瞧，连你的绰号我还记得呢，过去我们都这么叫你来着。”尤尔卡莞尔一笑。

嗯，她还没有忘记我的译名，马丁暗暗称奇，在桌边坐下又问道：“你说说，现在家住哪儿，到布拉格来有什么

事情？”

“我住在科息采市考门斯基大街，在一家建筑公司做事，和丈夫已经离婚，他和儿子迁到布拉格来了。不过我们并不互相怨恨，所以我一出差到布拉格，便顺便去看望儿子。他在工学院读书，学习成绩还不错，既聪明又懂事。你生活得怎么样？”

“平平淡淡，毫无特色，我现在是律师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虽说结了婚，但是并没有家庭，一直凑合着过日子，对今后的生活已不抱什么希望，因为一切宏伟的计划早已破产。我想，每一个人刚走进生活的时候都有宏伟的计划，但是往往不久就破灭，难道不是？”

“既然你这样讲，也许是吧，”尤尔卡疑惑地看着他的眼睛说。

他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，马丁又要了一瓶葡萄酒。

“嗯，瓦尔特出产的名酒，”服务员将酒送来后，马丁满意地喃喃道，“南摩拉维亚的葡萄酒非常醇厚可口，”他一面称赞，一面往杯里斟酒，不时地偷偷觑她一眼，目光既锋利又凝重，当他从容不迫地喷出缕缕青烟，借此掩饰自己的好奇心时尤其如此。

“你想看就看吧，我反正变老啦，”尤尔卡说，“你尽管看好了，我不需要遮遮掩掩，也不想在脸上下功夫，我是过来人，没有必要那么做了。”

“尤尔卡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，话不能这么讲。”

“这是实话，用脂粉遮盖顶啥用？也许你还记得，我这人从来不喜欢浓妆艳抹。”

“你确实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你的脸始终都这么清秀。”

“得得得！马丁，别说恭维话了！”

“不是恭维话，而是符合实际的客观旁白。”

尤尔卡饮了几杯酒，双颊有了红色，脸孔也明朗多了，眼睛闪着愉快的光，现在越发显得妩媚、动人，对马丁愈说愈动听的恭维话应答自如。

“尤尔卡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”当餐厅的顾客散尽，服务员转来转去示意营业时间已过的时候，马丁问道。

“今晚乘快车走，不过时间还早，”尤尔卡回答说。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准备回趟老家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快车于夜间十二点差五分开出，咱们乘坐的将是同一列火车，列车开到热里纳就一分为二，头里的一半车厢开往科息采，后面的一半开往布拉迪斯拉发。天气这么好，咱们出去一道走走怎么样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他们走上繁华的大街，在人行道上站了片刻，马丁提议说：

“我说，天气这么晴朗，我们就去森林公园或者佩特欣山玩玩吧。我已经好久没去过啦。”

“也许你当学生的时候逛够了，对不对？”她笑笑问道，“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陪你散步的姑娘肯定少不了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的确是这样，我那时专走群芳云集的林荫大道，因为我住在列特纳广场，只要天气好，我都步行去学校。”

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，妇女和男人同行时有优先权，她在前，他在后，马丁两眼盯着她丰满而匀称的身段，穿着深褐色的外衣比在室内更加楚楚动人。小腿还象当年那般好看，臀部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大了一圈，但是体形尚无明显的变化。她仍然保持着足可引起男人凝眸顾盼的风姿。

沿着左侧人行道，他们一直走到火药门，马丁又站住提议道：

“我们上老城广场转转好不好？穿过采列特纳大街就是老城广场的大钟，那可是迷人的、令人百看不厌的美景。”

“行，那就去吧，我也很想布拉格各处看一看。”

“古色古香的布拉格始终敞着胸怀，为了你刚才提到的少女们，也为了你尤尔卡，”马丁说着，挽起尤尔卡的胳膊走进采列特纳大街。“人行道上人太多，怕把你挤跑了，所以我得抓住你。”

“那你就挽着我的胳膊吧。”她点头笑笑说。

马丁顿觉心旷神怡，如醉如痴，和她在一起，胸中说不出有多舒坦，周围的一切忽然都变得无限美好。想来真是追悔莫及，二十三年前竟那么轻率地放跑了本来有情于他、但又需要大胆追求的女人。马丁边走边想，和她肩并肩地在广场绕行了一周，然后停下来仰首观赏丁斯基教堂

的尖塔。她如今依然那么秀丽，每个动作和姿势都渗透着迷人的魅力，声音也很优柔、圆润，和她的动作乃至整个形体都十分相配。那时一步走错，终身抱恨，因为通讯联系中断之后，他没有设法和她相会，尤尔卡本来是他的，是他唯一真心爱慕的姑娘。后来虽然不少姑娘和他亲热过，可那只是为了图个一时痛快。埃伦娜例外，她是结发妻子，不过很晚才闯进他的生活，更主要的，是他觉得和她在一起过得不美满。尤尔卡不一样，她性情开朗，而且淳朴，正是这种淳朴给她增添了妩媚和魅力。他当初真傻，仅仅由于没有接到回信就断绝了关系。他理应去找她，和她会一会面，不该让她受一个中尉军官的主宰。那家伙真浑，后来居然把她抛弃了，还带走了独生儿子。有关他的详情，他马丁会打听出来的，尤尔卡如今已经摆脱了中尉，而当初就因为这中尉插了一杠子，她才没有给马丁复信，也许他现在已经升为上校，这完全可能，因为他当中尉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可是他欺骗、抛弃了她，就是大官又怎么样？肯定是他欺骗了她，难道事情恰好相反？

不一会儿，他们转到老城广场中央胡斯纪念碑前，马丁打算过会儿设法让她今晚留下来一块儿玩一玩，明天和她一道离开布拉格。

然后他们去了佩特欣公园，在天色未黑、傍晚的凉意袭来之前，他们坐在长椅上，手握着手，象一对刚刚走出校门的情侣，温情脉脉地相互端详着。尤尔卡比他小两岁，他的思绪忽然回到了在比斯特里采念书的时代。可不是，再

过一个月他就四十三了，尤尔卡到秋天正好四十一，不过她的岁数谁也看不出来，瞧上去至多三十五，或许更年轻些。

在公园里已经说好，他们今晚决定留在布拉格，明天再搭车回家。马丁心里乐滋滋的，活象热恋中的小伙子，马上考虑起上哪家旅馆过夜好。脑子一动，有了：去座落在瓦茨拉夫大街的安巴萨德饭店，服务台的管理员跟我有交情，他保准笑脸相迎。不假，赫内克先生对斯洛伐克人特别客气，一向乐于为他们帮忙，斯洛伐克人也愿光顾这家饭店，因为饭店的酒巴专放吉普赛音乐，而且饭菜做得特别可口。

马丁真走运，在服务台值班的正好是赫内克先生。他个子瘦小，狭细的脑袋已经变成秃瓢，然而目光锐利、辛辣。

“欢迎您，博士先生，”马丁刚刚走近服务台，他便欠欠身招呼他道。马丁说明了来意，同时不言自明地塞了几张钞票给他，赫内克先生便爽快地说道：

“博士先生，您来了房间总是有的。”

他们拿到了两间客房的钥匙，房间紧挨着。他们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洗了洗，又一道到楼下的匈牙利酒巴间吃晚饭。

他们刚坐下，吉普赛乐队就拿起乐器调音，奏起了各种轻快的舞曲。

马丁爱听吉普赛歌曲，吃罢晚饭，他们一边听着欢快、

悦耳的音乐，一边呷着巴达乔葡萄酒，尤尔卡脸上洋溢着微笑，马丁在消魂的乐声中哼着歌儿。

他们今晚过得很愉快，一同回到马丁的房间时，已是后半夜。话似乎说尽了，马丁于是伸开双臂走近她，她本能地扑倒在他的怀里。

然后，她为他点燃青春的情欲，献出成熟女子的一切柔情。

“尤尔卡，”马丁喘了会儿气后，抓着她的手说，“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心里一直爱着你，情感抑制久了，有朝一日必然爆发。”

“当初你应当主动向我进攻，”尤尔卡对着黑暗说，“知道吗，女人都希望自己被人征服，我也不例外。”

“我当时脑袋不开窍。”

“那么说现在开窍喽？”

“可以说，当时正是为了你脑袋才没开窍，谁知适得其反，我想，我只有在另一种心境下才不会糊涂。真的，跟你的缘份就是这样。”

他们在甜蜜的疲倦中合上了眼睛，睡熟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放亮。

马丁首先醒来，在他还迷迷糊糊没睡醒之前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。尤尔卡还睡得很酣，脸对着一扇蒙有窗帘的玻璃窗；另一扇敞开着，溜进一股新鲜空气，已经爬上布拉格宫宇大屋顶的太阳，也透进来一些晨辉。

马丁坐在床上，拿胳膊肘撑着脑袋，凝视着睡得很香

的尤尔卡。他倒是很想抽支烟，不过不愿影响她的睡梦，所以香烟刚取出又放下了。心想：真怪，女人在新的、完全陌生的地方照样睡得好。他的妻子埃伦娜也是这样的睡虫，即使刚吵过一架，她也能一躺就着，而他却翻来覆去地久久不能入睡。看来，不是女人的神经功能好，就是她们的感觉非常迟钝，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。

尤尔卡张开嘴缓缓地呼着气。马丁俯身看了看她的脸。上嘴唇两侧的细毛为她增添了几分娇媚，但是嘴角、眼皮周围以及袒露的脖颈上，出现的皱纹则雄辩地说明，她早年的容姿和青春已经凋谢。晚上当然看不出来，但是在晨光中从近处细心观察，一切都清晰可见。不过同时也可发现，尤尔卡的皮肤没有施过多少脂粉，这点跟她本人说的完全一致。然而，明亮的晨光往马丁的心里撒了一粒疑惑的种子。当他端详她的面容、微露的乳房和蓬散的栗色长发时，他昨天猝然燃起的情火，或者说猝然复发的旧情，终于开始减退、熄灭、消逝。他今天何以如此寡情？这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。他立即探究其因，然而思索了半天一无所得。从言语、举止、手势和目光中都找不出任何危及情感的身影。

可是感情毕竟起了变化。仿佛在夜间的相互肉搏中，所有的爱情子弹，包括少年时期对她萌发的爱情子弹，被他消耗个精光，尽管一小时之前他还承认，他们的爱情是真诚的，纯洁的，经过多年的抑制和煎熬而突然迸发出来，定然无比成熟，坚不可摧。不料它毫无生命力，不到一天一

夜就烟消云散。不过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她的姿色凋谢，虽然他刚才闪过此念，而在于他自身的矛盾心理，在于他的思想和情感在内容结构上与她截然相反。可不是吗？他和她的精神营养来源各异，昨晚在吉普赛的乐声中欢娱时就已略露端倪。她对那些庸俗歌曲压根儿就不欣赏。虽然在他看来她很愉快。其实她善于自我克制，而他却把她的克制视为腼腆、含蓄，后来又觉得是她的情感缺乏刺激性。由于爱的表露是自发性的，而且她的情感似乎也有激动，所以这一事实在他心里退居次位，经过形体交融，一切倾心、爱慕、向往都随之代谢，包括这种关系尚堪称为爱情的那种情义。实际上，那不过是一种生理要求，早在青年时代就已产生的、许多年之后突然爆发的一种生理要求，在双方猎奇心理的驱使下得到了满足。无论是哪一种原因，他反正觉得空虚了，尤尔卡在他的心目中正在疏远，再也激发不起他的思慕之情。他忽然对她产生了歉意，甚至是一种罪过感，仿佛非法摘了一个严禁凡人享用的仙果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后居然受到良心的谴责。哪儿来的清教徒的陈腐之见？

当他悄悄穿好衣服，心里已经拿定主意。他十分清楚，晚上和深夜许下的诺言他将无法履行。但是，无论在吃早餐的桌旁，还是在乘车前往热里纳的途中或握手告别的时刻，他都没有向她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尤尔卡一路上喜眉笑眼，甚至到了热里纳，当他转乘开往布拉基斯拉发的客车时，她还那么兴高采烈，因为没有发现他有反悔之意。

几天之后，马丁收到了尤尔卡的第一封来信，再过一周，又接到了第二封，看来她对缔结姻缘十分心切，而他却一封信也没回，这和她二十三年前对他的两封信采取置之不理的做法如出一辙。

马丁·里普卡恼怒地拿起话筒，因为电话从大清早起就一直响个不停。他怎能不烦呢，从清早跨进办公室到现在，电话至少响了五十次。昨晚为约瑟夫庆贺生日，在他家里一直玩到深夜，因此难怪他现在还头昏脑胀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矿泉水，因为酒后嘴燥舌干，不喝水太难受。今天没有心思办公，至多只想处理一两件小事，重要的事只能放到明天或以后再说。

“喂，喂，什么事？”他不耐烦地对着话筒喊道。

对方的声音十分微弱，是妻子埃伦娜，声音胆怯而紧迫，几乎是哀求的语调，好象知道接电话的人是谁，跟他说话必须多加小心，因为他体内就象塞满炸药，动不动火冒三丈。

他们已经分居，不过时间还不太长，他是正月底从家里搬走的，由于一时找不到房子，暂时只好住在朋友家里，衣服也没都拿走。为了不让人说三道四，他们在一起过了大年夜。衣服、书籍以及其他什物，要等找到了房子才搬走，因为他不想折腾两次，再说，朋友家里的单间小得可怜，东西搬过去也放不下。离婚申请书尚未正式递交，不过他早已打好腹稿，只因最近无空，所以一直没有动笔。